

元明书法谈丛

薛龙春 著

高才之学
秦第
斋
子
山
水

元明书法谈丛

薛龙春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明书法谈丛 / 薛龙春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74-2052-2

I. ①元… II. ①薛… III. ①书法评论—中国—元代②书法评论—中国—明代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3880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85毫米×260毫米

18.75印张 93幅图 159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6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书法

目 录

元 代

概述	003
小吏与俗气	007
书品之累	014
赵孟頫日书万字	022
赵孟頫轶事	027
写经求官	032
儒生改行作印工	037
元代文人好印之风	043
不识汉字用押印	049
布衣道士吾丘衍	053
朱珪手持“方寸铁”	059
邓文原地位日高，书学益废	063
奎章阁中的书家	069
笔、墨品牌的“树”与“毁”	077

道士张雨有文行	083
倪瓒的洁癖	090
热衷儒学的色目人	097
自许谪仙人	103

明 代

概述	111
宋克杂糅章、今、狂	115
“镇宅符”之诮	122
中书舍人善书得宠	128
好到极处，俗到极处	135
茅君烦用事，入手称神工	143
祝允明乱而能整	149
祝允明的“疑似伪作”	156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165
文徵明的书名与高寿	172
陈淳的变调	179
王宠的人生面具	185
文彭的“篆”与“刻”	191
明人的花押	198
笔底明珠无处卖	206
董其昌的“淡”	213

张瑞图善写获罪	219
明人生活中的书画	225
高堂大轴	232
不缘书法也流传	242
黜幽细，存粗猛	249
王铎与“奇字”	257
临摹即创作	264
书作的忌讳	269
访碑活动与隶书勃兴	276
徽州印人奔走天下	285
 后记	 292

元代

概述

公元1234年，金国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灭亡。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改国号元。其后元人挥师南进，由于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抵抗，在江南地区并未大动干戈，江南的经济与文化基本得以保全。南宋灭亡之后，旧都临安（今杭州）仍聚集了大量的文化精英。元初的书法名家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等都曾活跃于这一地区。赵孟頫是这一文艺圈的领袖人物。

赵孟頫是赵宋王孙，鼎革之后，隐居于家乡吴兴（今嘉兴）。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鉅夫前往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被带到大都任职，江南的书法风尚也随之传播到北方。赵孟頫虽得到元代帝王的宠爱，但始终没有真正得到重用，因此他自觉将文艺上的不朽作为人生的目标。赵孟頫崇尚晋唐书法，终身以复古为己任。他以出众的才华创造出温和典丽的书法风格，以强大的影响力左右着有元一代的书学趣尚，南宋以来衰颓逼仄的气象因之一扫而空。元代书家很少不受赵孟頫的影响，早期的邓文原，中期的奎章阁书家，晚期的张雨、康里巎巎等，都直接得到赵氏的指授。

奎章阁建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帝王既在那里召集近臣讨论

治乱，也泛览古籍书画、调摄身心。奎章阁还兼有搜集、鉴定古代历代书画的功能。任职奎章阁的虞集、柯九思、揭傒斯等都是书法名家，他们在学习赵孟頫的同时都能追溯赵氏风格的源头。由于供奉近内，他们的书法很难标举强烈的个人风格，但他们与赵孟頫一同构成了元代书法复古的主力。

色目人康里巎巎，曾接受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一生好学，笃信儒学，且身体力行，乃一代忠荃之臣。他是元代少数族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虽曾得赵孟頫亲炙，但他不为赵氏家法牢笼，在力追魏晋的同时，展现出刚健爽利的北人风貌。他在草书作品中阑入章草笔法，形成古拙而新颖的艺术面貌，对元末明初的书法有巨大影响。

元代重用蒙古人与色目人，而轻视汉人与南人。汉族读书人即使进入仕途，大多只能在地方上担任不重要的职务，有些读书人不偶于时，干脆隐姓埋名。元代以来地域文化的形成与朝廷的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如杨维桢只做过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这样的小官，后来隐居松江；张雨在句容做道士，晚年隐居杭州；倪瓒则终身隐居无锡。他们都是元代后期的书法大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富贵之家往往举办文会，赞助文艺活动。在元后期的浙江、松江与苏州一带，文人雅集频繁，如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就是杨维桢、张雨、倪瓒等人经常活动之所。太湖流域隐士群体的书风与奎章阁书家的稳健温厚迥然不同，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个性，尤其是杨维桢，这位元后期的文坛领袖，创造出怪怪奇奇、生辣恣肆的行草风格。有学者认为，隐士书法之诡异，与太湖流域道教盛行也不无关系。

元灭宋之后，曾停废科举四十多年，读书人失去了通过科考晋身

仕途的机会。为了生存，他们或为胥吏，或为贾匠。在元代，与文墨有关的匠人行业中，除了笔工、墨工之外，印工最为常见，这说明印章在当时已有一定的消费量。元代文人对于印章也有浓郁的兴趣，除了搜集古印、编纂集古印谱之外，他们也尝试着刻印。但是，当时的印材主要是质地坚硬的铜、玉和象牙，文人难于操刀自运，常常由他们篆写印稿，交印工刻制。吾丘衍提到他有好几位这样的“合作伙伴”。元末明初的文人篆刻家王冕，发现花药石可以刻印。易于受刀的石质印材的发现是文人篆刻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文人镌刻印章渐渐普及开来。

吾丘衍是元代印学的重要启蒙者。他所撰写的《三十五举》专门教人写篆书、篆印稿，对于汉代印章的用字、章法等也有细致的研究。赵孟頫则在他所编辑的集古印谱《印史》的序言中，提倡一种“汉魏而下典刑质朴之意”，这一观念成为后代“印宗秦汉”的基础。赵孟頫本人所篆的印章并不是汉印程式，而是直接以小篆入印的朱文样式。这种新样式温和婉约，有若精金美玉，在后世被称为“圆朱文”。

由于元代的少数族官员手不能执笔，他们签名时往往使用押记，一般是单字加上花押。以汉字居多，也有蒙古文字。汉字押记多用楷书，风格刚健，极类北魏碑刻文字。这是元代印章的又一重要面貌。

篆印与刻印，存在着道、技之别，因而在印工与文人的交往活动中，文人始终处于地位优越的一方。印人为文人刻印，得到认可后，千方百计希望得到他们的品题，这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为镌印行业的名人。昆山人朱珪的印章，就得到其时数十家文人的激赏，他编了一本《方寸铁志》，专门收录这些诗文歌赋。元代笔工、墨工与文人的交往，

情形与此大抵仿佛。从鲜于枢为一位笔工题册的内容可知，由于商业利润的刺激，一些优秀笔工在获得市场认可之后，往往靠贴标签来应付巨大的市场需求，他们所制的毛笔最终泯然众人。

小吏与俗气

鲜于枢与赵孟頫同是元初最负盛名的书家。论社会地位，鲜于枢不过是个寻常的低级小吏，晚年也只做到太常寺的典簿，没几年就去世了。比起赵孟頫官至一品，荣际五朝，他们所收获的当世荣耀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元初书法颓靡的情形下，鲜于枢和赵孟頫一样有振起之功，正是他们对晋唐古法的践履与推崇，“古意”才逐渐受到书家们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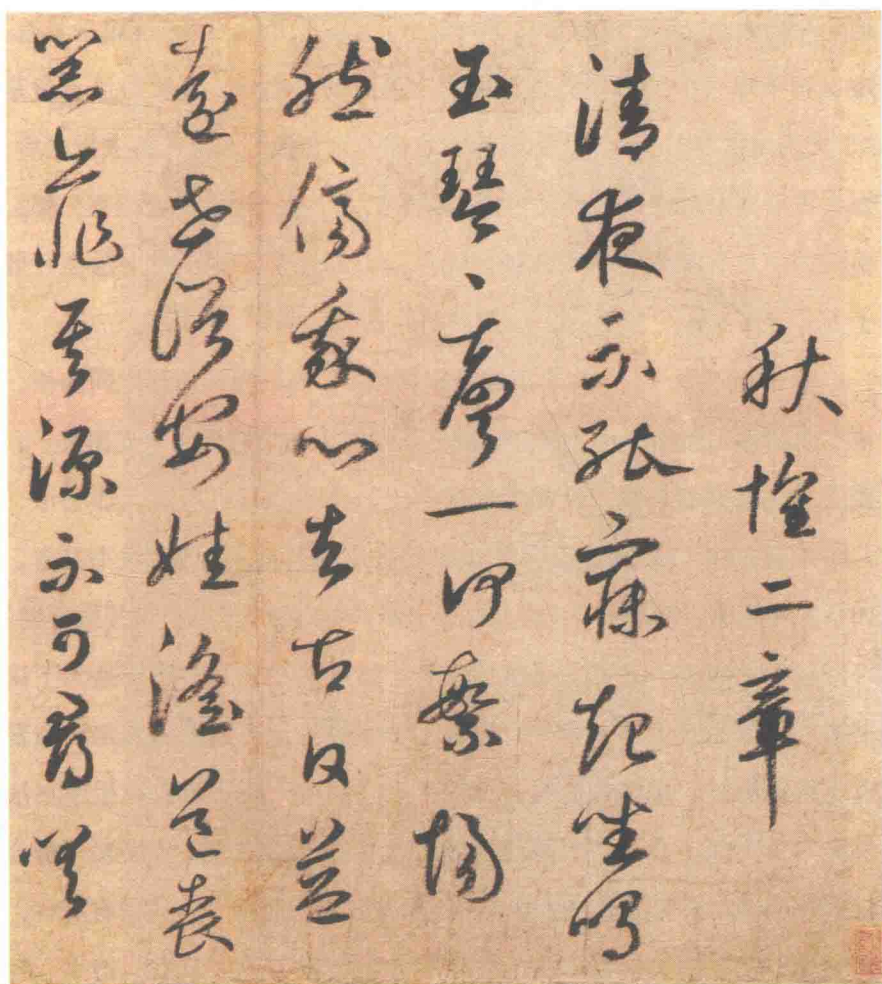
鲜于枢生于北而仕于南，其人“面带河朔伟气”，性情高亢，意气雄豪。在杭州三司史掾任上，他白天在官府办事，常与司内长官廷争是非，一语不合，就要辞职不干，飘然而去。薄暮从官府回到家中，马上忙着焚香弄笔，取出自己收藏的古代鼎彝，放在庭院的台阶上，搜抉其间的断文废款。其繁忙的程度，似乎所做的工作都是明天急着要用的。鲜于枢收藏古器物、古书画很多。李顺父曾经有一只《周伯吉父盘铭》，共有一百三十字的铭文，家人将它当饼盘使用，鲜于枢鉴定之后说是古物，于是人家送与他。平日来拜访鲜于枢的都是杭州一带的文人雅士，主客相对饮酒，吟讽于松竹之间。鲜于枢一喝就醉，醉了就放歌，作张颠草书。柳贯评价说，鲜于枢酒酣之际所作的诗、

所写的字，都显得奇态横生。这个北方人给南方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表元称他是个“世外奇崛不凡人”。

虽然所处的社会地位很低，但鲜于枢是个颇为自尊的人，他为朋友作书，经常写这样的内容：“等公卿之门，不见公卿之面，一辱也；见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当万死，不可一辱。”因为他的自尊，又因为他生性文雅，杭州士人多慕其品性，相与周旋。至元年间（1279—1294），杭州一地人物极盛，柳贯、李仲芳、高克恭、梁贡父、鲜于枢、郭畀等人时常相聚吟咏，写字作画，鉴定法书名画与古器物。赵孟頫从济南解职南归的那段时间，也常常和他们一起谑集。

鲜于枢的书法当时与赵孟頫齐名，艺术上的惺惺相惜，使得他们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赵孟頫曾说自己一生很少至友，但和鲜于枢却“一见夙昔亲”，感情契合而无间言。在杭州时，他们时常一起看帖，在一封写给仇悆的信中，鲜于枢曾提到赵孟頫“欲过寒舍看书画”。不能相见的时候，他们也鸿雁往来不绝，互相激励，彼此从中各有所得。在赵孟頫写给鲜于枢的信中，经常提及他最近所见到的一些法书名画，如虞世南《枕卧帖》、谢雉《三牛图》等。在鲜于枢眼中，赵孟頫神情简远，如同神仙中人，他曾以许旌阳手植梧桐做成的震馀琴相赠。赵孟頫则为鲜于枢作《委顺庵图》，以为其胸中丘壑，不可端倪。在一首写给鲜于枢的诗中，赵氏还很羡慕地说，由于吏隐，鲜于枢可以刻意学习古书法，而自己误落尘网，空度岁月。

当然，他们之间切磋最多的是书法。有人说赵孟頫早年学宋高宗字，后来和鲜于枢相识，才同摹晋帖，故得升二王之堂。在鲜于枢去世之



鲜于枢《行书秋怀诗帖页》（局部），33.6×45.5—35cm 不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后，赵孟頫表现出极大的伤感，《哀鲜于伯机》写道：“乾坤清气少，人物世罕觐。绯袍俨画像，对之泪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岂终极。”他还一再表示，鲜于枢与自己一同学书，成就非凡，自己只能瞠乎其后。现在鲜于枢去世了，人们总是称赞赵孟頫的书法好，其实自己不过是“于无佛处称尊”。元明之际还流行这样一则传说，在鲜于枢去世之后，因为害怕其书名将来掩压自己，赵孟頫常以己书三幅换鲜于枢书一幅，换回的字悉数焚毁。这则传说虽不可信，却说明了鲜于枢书法在一般士人心目中的地位。

鲜于枢不偶于时，亦不屑汲汲官场征逐，而以渔猎山泽之间为快。他在废圃得到怪松一株，移植到自己居室边上，给它取名“支离叟”，盖取庄生之义而自喻。在湖上新居边上，鲜于枢耳目所及无非书法，“树古虫书叶，莎平鸟篆汀”，就是他咏出的名句。他收藏法书甚富，如晋武帝真迹、索靖章草《月仪帖》《墨本黄庭经》、颜真卿《祭侄稿》等皆曾为其所有。尤其是《祭侄稿》，鲜于枢在题跋中说这是天下法书第二，而为其家法书第一。那本《黄庭经》，经赵孟頫鉴定为东晋道士杨羲旧迹，飘飘有仙气，称得上人间至宝，鲜于枢自称生平书法得此为多。除了自己的收藏品之外，他对锺繇、褚遂良、怀素、柳公权、米芾等人的书法也广学博收。晚明董其昌称赞他“笔法信有所自，名不虚得”。鲜于枢最有名的是草书，吴宽认为他的草书从楷书、行书而来，所以落笔不苟，而点画都有意态，让人百看不厌；而现在的书家连欧阳询、虞世南都不知道，就直接学张旭、怀素的颠草，看起来散漫连延，其实不过飞蓬蔓草而已。

鲜于枢写字能悬笔，当时人认为这一点赵孟頫也办不到。相传他

林安部有陽，
 雲海長歌世語
 深沈沈沈，
 無上之格，
 大德為懷，
 高風亮節，
 詩林日出，
 弄筆題
 存心為公，
 利家利國，
 名不虛傳，
 德高望重

鮮于樞《草書王安石詩卷》，50 × 1025cm，辽宁省博物館藏